

戏剧选

(下)

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



1207.0/18.13

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

戏剧选

(下)

DE 07/50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900343



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

现代文学教研室

900343

戏剧选(下) 目录

上海屋檐下	夏 衍 (1—76页)
放下你的鞭子	集体创作 (77—87页)
兄妹开荒	王大化等 (88—97页)
把眼光放远一点	胡丹沸 (98—130页)
屈 原	郭沫若 (131—234页)
我怎样写五幕史剧《屈原》	郭沫若 (235—242页)
白毛女	贺敬之等 (243—342页)
《白毛女》的创作与演出	贺敬之 (343—352页)
关于《白毛女》的音乐	马 可 张 鲁 瞿 维 (353—357页)

上海屋檐下

(三幕剧)

夏 衍

人 物

林志成——三十六岁。

杨彩玉——其妻，三十二岁。

匡 复——彩玉的前夫，三十四岁。

葆 珍——其女，十二岁。

黄家楣——亭子间房客，二十八岁。

桂 芬——其妻，二十四岁。

黄 父——五十八岁。

施小宝——前楼房客，二十七岁。

小天津——她的情夫，三十岁左右。

赵振宇——灶披间房客，四十八岁。

其 妻——四十二岁。

阿 香——其女，五岁。

阿 牛——其子，十三岁。

李陵碑——阁楼房客，五十四岁。

其 他——换旧货者，卖菜者，包饭伙计等。

布 景

三幕同一场所。

时 间

一九三七年四月，黄梅时节的一日间。

第一幕

〔上海东区习见的“弄堂房子”，横断面。右侧是开着的后门，从这可以望见在弄内来往的人物。接着是灶披间，前面是自来水龙头，和水门汀砌成的水斗，灶披间上方是亭子间的窗，窗开着，窗口稍下是马口铁做成的倾斜的雨庇，这样，下雨的日子人们也可以在水斗左右洗衣淘米，亭子间窗口挂着淘箩，蒸架……和已洗未干的小孩尿布。灶披间向左，是上楼去的扶梯，勾配很急，楼梯的边上的中间已经踏成圆角，最下的一两档已经用木板补过。楼梯的平台，靠右是进亭子间的房门，平台上平斜挂着一张五支光的电灯，灯罩已经破了一半。平台向左，可以看见上前楼去的扶手。楼梯右侧，用白木薄板隔成的“后间”，不开灯的时候，里面阴暗得看不出任何东西。再左隔着一层板就是“客堂间”，狭长的玻璃窗平门。最左是小天井，和前门的一半，天井和后门天井一样地搭着马口铁皮的雨庇，下面胡乱地堆着一些破旧的家具、小煤炉、板桌等等。这一楼一底的屋子一共住着五家。客堂间是二房东林志成一家，灶披间是小学教员赵振宇的房间，透过窗和门，可以看见和窗口成直角地搭着一张铁床，窗口是一张八仙桌，桌子对面是一架小行军床，门内里方的壁上是壁橱、铁笼等等，进门处是碎砖垫高了的煤炉、锅子、食具……。失了业的洋行职员黄家楣住在亭子楼上，

楼梯平台上放着一只火油炉子，这就是他们烧饭的地方。前楼只住着施小宝一个，她不开“火仓”，午饭夜饭都吃包饭。看不见的阁楼住着一个年老的报贩，常常酗酒，有一点变态，因为他老是爱哼《李陵碑》里面的“盼娇儿，不由人……”的词句，所以大家就拿“李陵碑”当作了他的名字。

〔客堂间是二房东住的地方，陈设比较整齐，从一张写字台和现在已经改作衣橱用了的一口玻璃书橱看来，可以知道林志成过去也许还是个“动笔头”的知识阶级。

〔这是一个郁闷得使人不舒服的黄梅时节。从开幕到终场，细雨始终不曾停过。雨大的时候丁冬的可以听到檐漏的声音，但是说不定一分钟之后，又会透出不爽朗的太阳。空气很重，这种低气压也就影响了这些住户们的心境。从他们的举动谈话里面，都可以知道他们一样地都很忧郁，焦躁，性急，……所以有一点很小的机会，就会爆发出必要以上的积愤。

〔上午八点以前，天在下雨，室内很暗，杨彩玉正在收拾房间和已吃过了早餐的碗盏，葆珍独自向着桌子，按着一只玩具用的桌上小钢琴，眼睛热心地望着桌上的书本，嘴里低声地唱着。

〔后门口赵振字的妻子正在后门边买小菜，阿香挤在身边。赵振字戴着眼镜，热心地在看报，阿牛收拾着书包，预备去上学。

〔弄堂前后卖物与喧闹之声不绝。

葆珍（唱着）“……可是我问你：贩来一匹布，赚得几毛儿？……（调子不对，重新唱过）……可是我问你：贩来一匹布，赚得几毛儿？要知他们得了你的

钱，立刻变成枪弹子……”

杨彩玉 葆珍！时候不早了！

葆珍 （撇一撇嘴，不理睬）“……要知他们得了你的钱，立刻变成枪弹子，一颗颗，一颗颗，……将来都是打在你的心坎里……”

杨彩玉 跟你说，时候不早啦！

葆珍 我还没有唱会呐，今天放了学，要去教人的。……

杨彩玉 自己不会，还教人？（从床上拎起一件衣服）衣服脱了也不好好地挂起来，往床上一扔，十二岁啦，自己的身体管不周全，还想教别人，做什么“小先生”！

葆珍 （将书本收拾）这件要洗啦！

杨彩玉 洗，你倒很方便，这样的下雨天，洗了也不会干。

（将衣服挂起）

葆珍 （跑过去很快地除下来，往洗了脸的脸水中一扔）穿不干净的衣服，不卫生！

杨彩玉 （又好笑又生气）我不知道，要你说！（端了面盆到天井里去）

葆珍 （收拾了书包）阿牛！（拾了书包往灶披间走）

赵妻 （声）卖就卖，不卖就拉倒！（狠狠地提着菜蓝进来，卖菜的手里数着铜板，好象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似的挤进门来，拚命地说）

卖菜的 照你说，两个半铜板一两，也差三个铜板呐，连蓝一斤二两，除了七两的蓝，十一两，二百七十五……

赵妻 谁说七两？（将蓝里的茭白猛地覆在地上，用秤秤着空蓝）我说八两半……

卖菜的 （上前一步瞧着她的秤）暖暖，暖，你瞧……

赵 妻 （做了一做秤的样子，就算数了，向里面走）卖就卖，不卖拿去！

卖菜的 好啦好啦，添两个铜板……

赵 妻 （回身摸袋，故意迟疑，好容易将两个铜板交给卖菜的，当卖菜的挑起箬正要走的时候，她就很快地从他的箬里面拿了一支茭白）添一支！

卖菜的 （情急）这怎么行？……

〔赵妻狠命地将门关上，阿香帮着将身子顶住。〕

赵 妻 你这卖菜的顶不爽快！（回头来自言自语地）下了这十天半个月的雨，简直连青菜茭白也买不起了！

卖菜的 （声）喂喂……（推了几下门，也只得罢了，拖长了嗓子）暖……茭白喽白菜——

〔赵振字望妻子看了一眼，露出微笑，很快地又将眼光移向报纸上。〕

葆 珍 （大声地）阿牛，昨天教你的歌学会了？

阿 牛 （从灶披间伸出头来）不准你叫，你得叫我赵琛！

葆 珍 （故意地）偏叫，阿牛，阿牛，牛——

阿 牛 你真的叫？

葆 珍 你不是属牛吗？

阿 牛 那我也叫！叫你阿拖，拖油……

葆 珍 （急了）赵琛！

阿 牛 哈哈……（回进去拿书包）

〔彩玉正提了菜蓝出来，葆珍撅起了小嘴，对她母亲瞪了一眼。〕

杨彩玉 什么？你——

葆珍（指着阿牛）阿牛，他又说啦，叫我——

杨彩玉（一抹阴影从她的脸上掠过，低声而有力地）别理他，去念书吧！点心钱拿了没有？

〔葆珍摇头，彩玉回去拿钱给她。

〔此时林志成从前面推门进来，板着面孔，好象受了一肚子委屈似的，一声不发，把弹簧锁的钥匙往袋子里一塞，从桌上拿起一杯开水，吞也似地喝了，胡乱地往床上一躺。

杨彩玉（有点讶异）什么，你不舒服？

〔林志成不语。

杨彩玉衣服也不换……（将挂了的寝衣除了给他）

〔林志成仍不理。

杨彩玉（生气了）什么的？你这人，老是跟我寻气，我又不是你的出气洞！

〔林志成看见彩玉生气了，便挣起半个身子来，预备换衣服，欲言又止。

〔彩玉不理睬他，提了菜篮和葆珍一同出去，随手将从客堂到后间的门带上。林志成换了衣服，纳头便睡。

阿牛（看见葆珍去上学，喊）等一等，林葆珍！（回头对他母亲）妈，五个铜板买铅笔。

赵妻没有！

阿牛先生说要！

赵妻先生说要，我说不要！

〔赵振宇笑着从袋子里摸出了几个铜板来交给阿牛。

阿 牛 （对葆珍）后面的两句，我还会唱……

葆 珍 后面的？……（带着调子）“一颗颗，一颗颗……”

阿 牛 唔，你再唱一遍……

〔二人欲下。

杨彩玉 （从后面）葆珍！放了学就回来，在外面乱跑，给你爸爸知道了又会……

葆 珍 （表示不快）什么爸爸爸爸……（下）

〔桂芬买了小菜回来，与彩玉遇个正着，赵妻悄悄地对彩玉望了一眼。

杨彩玉 （为着掩饰对桂芬）喔，你早啊！（出门去）

赵 妻 （很快地对桂芬）听见吗？

桂 芬 什么？

赵 妻 （用嘴望门外一撇低声地）说起了她爸，葆珍就生气，撅起了嘴。（模仿着）“什么爸爸爸爸”，唔，现在时势变了，小孩儿人事懂得早，一点事情也瞒不过啦！

桂 芬 （微笑）十二三岁啦怎么还不懂！（在水斗边把小菜一件件地拿出来）

赵 妻 （向客堂间方面听了一下，低声）可是听说姓林的跟她妈结婚，她还很小呐。

桂 芬 照理说，姓林的待她也很不错，我正在说呐，这样的晚爷，总算很少啦。

赵 妻 （抢着）可不是，我们搬到这儿来快一年啦，从来也没有听见打过骂过她，有时候，姓林的跟她妈寻事，发脾气，可是一看见她，就会什么话也没有啦。

桂 芬 唔，这是天性吧，不是自己生的，总有点儿两样。

况且，她的同伴们又爱跟她开玩笑，什么拖油瓶……（笑）小孩儿总是好胜的。

赵 妻 （停了一停）你还不知道呐，她跟我们阿牛讲话，讲到姓林的事，总是林伯伯，从来也没听她叫过爸爸。

桂 芬 那不是他们以前就认识吗？

赵 妻 那止认识，姓林的和她自己的爸爸还是好朋友呐，听说。

桂 芬 喔，那为什么……

〔突然，天上骤雨一般的落下一阵大点子的雨来。

赵 妻 哪，做黄梅真讨厌，又潮又闷，人也闷死啦！

桂 芬 唔，接连的下雨，橡皮套鞋也漏啦！

赵 妻 （看见桂芬在洗鱼和肉）喔，今天买了这许多？

〔亭子楼上黄父高声地咳嗽。

桂 芬 （强笑着）乡下的爸爸来啦，总得买一点！

赵 妻 喔，我倒忘记啦！——上海没来过吧。（剥着茭白）

桂 芬 嗯，本来，去年秋天打算来的——

赵 妻 喔，（想起了似地）来看看新添的孙儿，对吗？

桂 芬 （勉强地笑着）他，也有五六年不回去啦！

赵 妻 老先生倒很清健，三公司，大马路，都陪他去玩过啦？

桂 芬 差不多，初到上海，总得这一套。

赵 妻 昨晚上回来很晚啦，你们黄先生陪他去玩了大世界？

桂 芬 不，就在这儿近处，上“东海”去看了影戏。（自发地笑了）可是花了钱，他倒不爱看，说，人的头一会儿大，一会儿小，看到有点儿懂的时候，便又

卜的跳过去啦。

赵 妻 （同意她）电影儿我也不爱看，一闪一闪的把头也弄晕啦，老年人总是爱看大戏的，陪他去看一本《火烧红莲寺》吧。去年年底，我的哥哥陪我去看了一本，喔，真好极啦，行头又好，布景又新，电灯一黑，台上的什么都变啦，真的，让他看了回乡下去，（笑）也许，几天几晚也讲不完呢。

桂 芬 暖，家楣也是这么说。

赵 妻 在上海还得住几天吧？

桂 芬 （俯下眼睛）说不定，总还有几天吧。

赵 妻 好福气！儿子在上海成了家，添了孙儿。……

桂 芬 可是……要是家楣有事情做，……（望亭子间望了一眼，低声地）……这也叫一家不知道一家的事啊，在他老人家看来，象我们这样的生活也许很失望。种田人家好容易地把一个儿子培植起来，读到大学毕业，乡下人的眼界都是好小的，他们都在说，家楣在上海发了财，做了什么大事情呐，可是……（不禁有点儿暗然）到上海来一看，一家大小只住了一个亭子间！……（洗好了菜，站起来）

赵 妻 你们黄先生在乡下还有兄弟吗？

桂 芬 那倒好啦，还不是只有他一个。

赵 妻 （只能劝慰她）可是，你们黄先生有志气，将来总会……

桂 芬 （接上去）有志气有什么用，上海这个鬼地方，没志气的反而过得去，他，偏是那副坏脾气，什么事也不肯将就……

赵振宇 （放下报纸，一手除眼镜，用手背擦一擦眼睛）不，不，随便将就，才是坏脾气，社会坏，就是人坏，好人，就应该从自己做起的。大家多跟你们黄先生一样的不随便，不马虎……

桂 芬 （要走了）不随便，就只配住亭子间，对吗？

赵振宇 不，不，不是这么说，做人但求问心无愧，譬如说……

赵 妻 （狠狠地）别再譬如说啦！再不去，又会脱班啦，几毛钱一点钟的功课，还要扣薪水……

赵振宇 没有的事，此刻八点差一刻，到学校里四分半钟就够啦。（回头对桂芬，诚恳地）譬如说……（一看，见桂芬已经上楼去了）

赵 妻 （带着冷笑）人家爱听你的话吗？这样的话，到课堂里去讲吧，骗骗小孩儿……

赵振宇 （坦然）听不听是人家的事，讲不讲却是我的事啊！我，我……

赵 妻 得啦，得啦，走吧，过一会儿姓林的走过来，话又会讲不完啦，海阔天空的……

赵振宇 （望着客堂间）这几天他又做夜班吗？

赵 妻 做日班做夜班，跟你有什么相干？

〔门外卖糍米饭的声音。

阿 香 （对她妈）妈，吃糍米饭！

赵 妻 （摸了一摸袋，大概没有钱了，便转换口气）不是才吃过稀饭吗？

阿 香 嗯！我要——

赵 妻 （狠狠地）你爸爸还没有发财呐！

〔阿香羡慕地望着门外。〕

〔前楼施小宝方才起来，室内很暗，伸了一个懒腰，把窗帷扯开，室内方才明亮，点了一支烟，开窗，望着窗外的雨，皱眉装了一个苦脸，拿了热水瓶，懒懒地下楼来，走到亭子间的平台上的时候向亭子间门缝里望了一眼，好象看见了什么好笑的事情似的抿着嘴自笑。〕

〔她是一个所谓廉价的摩登少妇，很时髦地烫着头发，睡眠惺忪，残脂未褪。艳红色的印花旗袍，领口的两个钮扣摊着，拖着拖鞋，并不很美。但是眉目间自有风情，婀娜地走着。〕

〔走到灶披间门口。随手将尚余大半截的纸烟一掷，赵妻听见她下来，用憎恶的眼光对她望了一眼，故意地避开视线，用力地扇煤炉，白烟直冲上去。〕

施小宝 （对赵妻看了一眼）喔，你们多早啊！（打一个伸欠）又是下雨，听着滴滴搭搭的声音，就睡着不想起来啦！……（伸欠）

赵妻 （有恶意地）你福气好啊！

施小宝 （对她一笑）喔，赵先生今天不上课？

赵振宇 热心地看报。

施小宝 （有点儿意外）什么的，今天，往常人家不跟你讲话，你偏有说有笑，今天跟你说，你偏不理。

赵振宇 （连忙放下报）啊啊，你啊，瞧，报上说……

施小宝 （将热水瓶中的残水随手一倒）报上说什么？

〔水溅在赵妻的身上，赵妻虎虎地瞪了她一眼。〕

施小宝 啊，对不住！（悠然地开了后门，出去泡水了）

林志成辗转不能入睡，坐起来。

赵振宇（看着他妻子的一副忿忿在神气，禁不住）哈哈！……

赵 妻（突然回转身来）笑什么？

赵振宇为什么老是跟她过不去呢？住在一个屋子里面，见了面就吵嘴，象个什么样儿！……

赵 妻那副怪样子我就看不惯，野鸡不象野鸡，妖形怪状，男人不在家，不三不四的男人一个个地带到家里来。……

〔亭子楼上黄家楣猛烈地咳嗽着，从窗口扑出上半身来。苍白瘦削而带忧郁表情，用手挥着下面冲上去的煤烟，把窗关上。小孩哭声。〕

赵振宇喂，这跟你又有什么相干呐，况且这也不能怪她啊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，这也是为着生活啊，男人搭了大轮船全世界的漂，今天日本，明天南洋，后天又是美国，一年不能回来三两次，没有家产，没有本领，赚不得钱，你要她三贞五烈，这不是太，……太……

赵 妻讲道理到耶苏堂里去！什么事情，都要讲出一大篇的道理来，可是我看你也只强了一张嘴，你有才学，你能赚钱吗？哼！我跟她过不去，和你有什么相干？我跟别人讲话，不要你插进来！……

赵振宇什么？我……笑话……（指手画脚地走到他妻子前面，还要发议论的时候——）

〔门外卖方糕的叫卖声，阿香奔回来，打断了他的话。〕

阿 香 妈，买方糕！

赵 妻 吃不饱的，刚才……

〔施小宝泡了开水回来，在门口，一手推开了门。

施小宝 （对门外）方糕，喂！（付钱买了几块，回头来看见了阿香的神气，又对卖糕的）喂！再给一块！（对阿香）来，来！

〔阿香走过去拿。

赵 妻 （大声地）不准拿。

施小宝 （笑着）这有什么关系呐，小孩儿总是爱吃的。

赵 妻 不准拿！跟你说！

〔阿香望着母亲，还是把手伸出来。

施小宝 不要紧，你吃好啦！……

赵 妻 （一把将阿香扯开）不争气的小鬼！你没有吃过方糕吗？（怒容满面地望着小宝）

施小宝 （耸一耸眉毛）恶哨！……

赵 妻 恶哨什么？

施小宝 小孩儿的事，认什么真！

赵 妻 孩子是我的，你不要认真，我偏要认真！跟你说，咱们穷是穷，可是不清不白的钱买的东西，是不准小孩儿吃的！

施小宝 （也生气了）什么，你说谁的钱不清白？

赵 妻 （冷笑）还问我呐？

施小宝 喂，你这人为什么这样不讲理啊！连好歹也不知道，人家好心好意的——

赵 妻 （吐出来一般地说）用不着你的好心好意。

施小宝 用不着就算啦！（笑着）不讲理的——（往楼上走）

蠢东西！

赵 妻 （赶上一步）蠢东西骂谁？

施小宝 （从楼梯上回头来做一个轻蔑的表情，但是依旧带着笑）骂你！（飘然上去）

（赵妻正要再讲的时候，楼上黄家楣的父亲抱着两岁的小孩子下来了，桂芬手里拿着要洗的衣服跟在后面，赵妻只得吐了一口唾沫。

赵 妻 不要脸的！

（黄父是一个十足的乡下人，褪了色的蓝粗布衫，系着作裙。须发已经有几根花白，得意地抱着孙儿，好象走不惯这狭斜的楼梯，一步步当心地下来。

桂 芬 （用好奇的眼光望了一眼施小宝，对她公公高声地说）在弄堂里走一走，别让他到弄口去，外面有汽车……

黄 父 （殷勤地和赵振宇招呼，指着小孩）他要我抱到街上去，哈哈，上海地方走不开，要是在乡下……

赵振宇 （接上去）老先生，上海比乡下好玩吗？

黄 父 （答非所问）前几天还怕陌生，一会儿就熟啦！瞧，尽是要我抱，嘿！……

赵振宇 （不懂似的）喂？

桂 芬 （对赵振宇）他耳朵不方便，还没听见呐！

赵振宇 （点头，大声地）老先生，上海比乡下好玩吗？

黄 父 乡下？喂喂，还要住几天，阿楣和她（指着桂芬）不放我走。好在蚕事已经过啦，自己家里不做丝，卖了茧子，就没有事啦！……

赵振宇 唔，倒是很好玩，（对桂芬）你们怎么跟他讲啦？